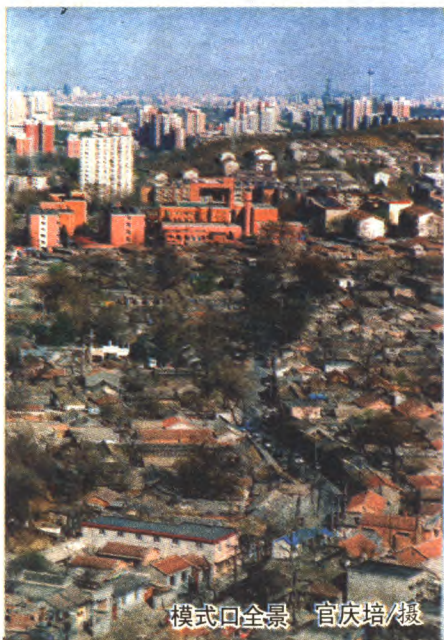


民俗文化

老照片述说模式口故事



模式口全景 官庆培/摄

近日,于净波兴冲冲地拿着数张老照片让笔者欣赏,翻看几张老照片之后,我不禁为他的热心和执著所感动。由于之前曾经数次一同观赏有关石景山的老照片,经常为一些照片张冠李戴感到遗憾。这次,于净波拿出的老照片,不仅十分清晰,而且品相之好,令笔者眼前一亮:这些照片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模式口京西古道的老照片吗?感慨之余,我们从中挑选出两张老照片,刊登于此。

旧时,磨石口(今模式口)是出入京城的门户,为沟通京师与直隶、山西的要道。磨石口古隘口位于蟠龙山(俗称白家坡)和门头山(俗称杨家坡)的交汇处。隘口起始年代不详。古隘口路窄坡陡,地势十分险要。

清《日下旧闻考》载:“自南山磨石口登海会寺,寺当山缺,远见卢沟桥在数十里外,桥柱历历可数。”“海藏寺(古隘口山崖上,北有海藏寺,南有海会寺)径旁多嘉树,四山骈罗,寺若当关口,殿方丈最高,望卢沟桥车骑可数。”足见隘口之高,地势之险。古隘口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历代兵家均在此设防。

明代磨石口设千户所,由千户(金代始置,位于守备之下,正六品)把守。千户所下设百户所十个。据《明代的军兵》载,百户所下设百户(明代始置,位于千户之下,正七品)一人,下设二总旗;总旗设总旗官一人,下设五小旗;小旗设小旗官一人,兵十人。磨石口设千户所,共有兵一千一百二十人。清《光绪顺天府志》云:“西北(典史驻城,管鲁古等村五十三)三十五里,磨石口镇,千总驻焉。”由此可见,清代不仅沿袭明制,在磨石口设千总把守,而且还统管着鲁谷等五十三个村庄的治安和缉盗,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京西重镇。

京西古道起点阜成门外大街,始建于清代,初为宽15米的土路,这条直通门头沟运煤的驼铃古道称平门路,石景山区境内长9.4千米,最初仅为4米宽的土路。据史料记载,解放前平门路曾经三次拓宽:第一次是道光十年(1830年),拓宽磨石口隘口、降坡4米。第二次是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京兆尹公署拨款20万元,修建北平至门头沟道路,工程始于8月,于年底竣工通车。第三次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开通平门公路,从阜成门至西黄村达黑头山东麓沿西北斜坡而上,越模式口隘口,西去门头沟。由此,不再穿越模式口大街,模式口大街开始冷落。

1985年,在模式口隘口北侧崖壁上高5米处发现两处摩崖石刻。一为“道光拾年大修”,竖刻、阴文、楷书,每字20厘米见方。另

一处在其东近10米处,刻有如下文字:

整修平门公路工赈纪念
主办机关: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公署
河北省公路局
整修工程项目:开宽山沟,原宽4公尺加宽至6公尺

整修路面:由西黄村至门头沟
受赈工人数目:66010工
拨发面粉数量:132020市斤
兴工日期: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竣工日期: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两张老照片(图一)清楚地展示,驼队从古隘口进入模式口大街,古隘口北有海藏寺(模式口村人称之为山神庙,古隘口山顶称作顶子),寺前有古槐一株,石碑一通。从古隘口直达海藏寺的石蹬山道清晰可数。(图二)为驼队从模式口大街走出古隘口的情景,远处的马桥村历历在目。马桥原名“马尾桥”,村在桥附近,村以桥名。1921年,修筑平门公路,马尾桥被埋于路基之下。旧时,原高井发电厂晾水塔北有一处聚居点,1956年,修建永定河引水渠,聚居点居民迁至高井村。

从两张老照片拍摄的古隘口的环境看,应该是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可以说是拍摄于古隘口第三次拓宽(1947年)之前。因为,古隘口在第三次拓宽之后,京西古道不再穿越模式口大街。从照片主题驼队来看,与石景山区骆驼户拉骆驼到门头沟驮煤相吻合。从老照片尺寸看,摄影人使用的是120双镜头反光照相机,这种照相机使用120胶片,是德国禄来公司1928年制造的。

20世纪50年代,重修京门路,模式口隘口掘深并拓宽至8米,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1993年,市人民政府决定改建京门路,至1995年底,模式口段完成降坡、调直、打通

和部分道路铺沥青工程。拓宽后的京门路宽30.5米,混凝土路面。模式口隘口垂直下降40米(原路面下降近20米)。汽车昔日爬模式口大坡的喘息声已成为往事的回忆。

文字/官庆培 供图/于净波



图一



图二

民俗故事

磨石口传说

模式口古时被称作“磨石口”,1923年宛平县长汤小秋给改成了“模式口”,可是在人的嘴里还念“磨石口”。磨石口专出产做磨刀用的石头。当地人对于能够解决他们生活问题的磨刀石,是看得很重要的,故事就打这里传下来的。

一个家住模式口的老人家说,磨石口当初是个苦地方,打北京这片地方还是苦海幽州的时候,磨石口就没有人住过,可荒凉啦。后来,磨石口山上盖了法海寺、承恩寺、慈祥庵三座庙,庙里有了和尚,磨石口才算有了人,可是还没有住户人家。自打有了三座庙,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有了姓段的、姓章的、姓殷的、姓乔的四家住户,磨石口才算有了人家。这四家子人,成天的土里刨粮食,山上拾柴火,日子过得好苦。不知想个什么方法,能让日子好过了才好,大伙儿都为这个发了愁。

又过了不知道多少年,这一年,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只说话的鸟儿,这鸟儿飞着也叫,落在树上也叫,叫的声音是:“刨土,刨土,往下刨土。”这哪儿像鸟叫,简直跟人说话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听得清清楚楚。人们不知道鸟儿为什么叫他们刨土,就在大伙儿猜不透这鸟叫声音的时候,磨石口又出了一件新鲜事儿:磨石口总也没有人烟,好容易才有了三座庙,好容易又搬来四户人家,哪儿有念书的人?哪儿有村学堂?可是,磨石口却来了一个背着包儿串村学堂的人。串村学堂的向来是卖纸、笔、墨、砚,这个串村学堂的,单单就专卖一样墨。这个卖墨的到了磨石口以后,成天地在这四家村里走来走去。尽管没有人买他的墨,他也是打东到西,打南到北,吆喝着卖他的墨。他只吆喝:“谁买我的墨,磨磨就能使。”真

奇怪,只要他一吆喝“谁买我的墨,磨磨就能使”,那一只说话的鸟儿接着就叫“刨土,刨土,往下刨土”。卖墨的不吆喝,会说话的鸟儿就不叫唤;卖墨的紧吆喝,会说话的鸟儿就紧叫唤;卖墨的慢吆喝,会说话的鸟儿就慢叫唤,很是奇怪。起初,村里的四家子人,听了还觉有个趣儿。小孩子们为了爱听鸟叫唤,就围着卖墨的人,叫他吆喝。不是他一吆喝,会说话的鸟儿就叫唤吗?后来,人们天天听他吆喝,天天听鸟儿叫唤,就厌烦啦,只要卖墨的一来,大伙儿就轰他:“去吧,去吧,我们这里没有写字的,用不着墨!”卖墨的不急也不恼,总是笑一笑说:“磨磨可好使啊!买我的墨吧,磨磨可好使啊!”日子久了,段、章、殷、乔四家有了一个聪明人,开始琢磨这件事。

有一天,四家中的一家菜刀钝了,在青石上磨磨不快,不出浆水;在虎皮石上也磨不快,不出浆水,这怎么办呢?忽然,一个小孩子举着一块石头跑进来,大声嚷着说:“妈妈,甭发愁啦,卖墨的给我一块石头,说磨磨可好使着呢!”小孩子妈接过石头,磨了磨刀又磨了磨剪刀,放了点水,就磨出了刀浆水,磨了不大一会儿,刀也快了,剪刀也快了。妈妈乐着问孩子:“卖墨的这石头是哪儿找来的?你问问他去。”孩子说:“甭问,是咱们村儿西头那个坑里的,一刨就有,可多着呢!”磨石口的人打这儿起知道了开采磨刀石后,卖墨的人和会说话的鸟儿就不见啦。段、章、殷、乔四家人日子过好啦;磨石口的住户,也就越来越多,慢慢地成了一个村子。

现在,磨石口改叫了模式口,可是,还生产磨刀石。大家只看到水力发电站了,就把这个故事慢慢淡忘了。

区文化馆供稿

文化资讯

文化进万家 快乐暖人心

——区文化馆文化惠民春节系列活动小记

台上欢歌、劲舞、杂技、相声精彩纷呈,台下掌声和笑声融成一片,区文明办、总工会、文委领导和外来务工人员一起观看文艺演出,喜庆的“福”字和吉祥的对联映红了一张张憨厚朴实的笑脸,他们高兴地说:“过大年回不了家,对我们这些外地来京务工的人是一种说不出的烦恼,以前看着人家一家人团圆高高兴兴,我们心里很苦、很孤单,现在不一样了,政府送‘福’到家,给我们把春联贴在门上,把文艺演出送到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欢度春节,心里感到暖洋洋的,有回家团聚的感觉了。”这是春节前夕观看石景山区文化志愿者慰问一线职工专场文艺晚会的环卫工人人们的由衷感慨。

2014年春节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春节临近,石景山区贴近百姓需求,坚持文化普惠,区文化委组织数百名文艺骨干和文化志愿者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进敬老院、进企业,送“福”到家,把祝福、温暖和欢乐亲自送到老人、残疾人、一线的公安干警、武警官兵、环

卫工人、保安及亲属身边;推出“迎新春”专场慰问演出,切实让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弱势群体感受到“文化过大年”的浓郁气息。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老艺人们送福到家,成为区文化馆今年送福到家的特色活动。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石景山太平鼓在石景山区的村村落落长久流传。“雪亮玻璃窗洞圆,香花爆竹霸王鞭。太平鼓打咚咚响,红线串成压岁钱。”旧时,一到腊月,送旧迎新的“迎年鼓”,在石景山区的村村落落就敲起来了,所以太平鼓也叫迎年鼓。“儿童手鼓铮铮响,此是新年第一声。”新春打太平鼓是古老的民俗活动,石景山区五里坨村的刘文秀老人,今年90岁了,1953年4月,她曾参加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大会,在长安大戏院演出,至今还能打一些套路。志愿者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传承人李文学、陈富敏,区级传承人阮桐、刘玉兴送福到家,为麻峪村86岁的太平鼓老艺人刘金芝、79岁的肖印凤送福到家,把喜庆的福字贴在其家门。

苗天娥 张媛